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名箫四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
名
箫
四

卧
龙
生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七〇 失女之谜

杜天骥暗暗忖道：“人道‘南翁’姜士隐如何孤僻，如何奇怪，但他为了自己的爱女的生死竟也不惜对唐璇如此恭敬。看来天下父母爱护子女之心，都是无微不至的。”

两人心情不同，生活体验也大不相同，是以想法也不一样。

只听姜士隐长叹一声，接着又道：“小女身体虚弱，久病缠绵，有生之日，几乎无一日不在病榻之上。在下晚年得此幼女，自然难免痛惜，故乘着天高气爽的秋日，带她出去遨游山水。”语声微扬，黯然接道：“哪知她竟连一丝风露也禁受不得，旅途上竟又病倒，而且病势甚剧。这一日到了一所池边，她忽然想起要吃鲜鱼所制的羹汤，我不忍拂她心意，便下池为她捉鱼。”

唐璇叹道：“老前辈爱护子女之心，当真该教天下不孝的儿女来听上一听。”

姜士隐凄然笑道：“我入池、捉鱼、出池，也不过是刹那间事，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巨变已生。等到我手里提着鲜鱼重回岸上时，小女已踪影不见了。当时……当时……唉，当时我心中的感觉，便是用尽千言万语，也难以形容。”

唐璇默然良久，缓缓道：“刹那之间，便能在老前辈你耳目能及之处将前辈掌珠劫去，天下武林，又有谁有这般身手？”

姜士隐沉吟半晌，道：“穷家帮帮主欧阳统，武功自成一派，在下

一向钦佩得很!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敝帮帮主，确是有如此武功，但欧阳帮主之为人行事如何，老前辈也应该清楚得很，他是否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？”

姜士隐叹息一声道：“欧阳帮主行事光明磊落，天下皆闻，的确不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来。”

他又自沉吟半晌，缓缓接口道：“除了欧阳帮主之外，就只有滚龙王了！”

唐璇皱眉道：“此人虽有可能，但在下一时之间却也不能确定……”

姜士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此人虽然行事不择手段，什么事都作得出来，但他却绝不会一直跟踪在前辈之后，专等待一个可以动手的机会。”

姜士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阁下认为那动手之人，必定是一直跟踪在我身后的了。”

唐璇道：“机会虽然凑巧，但大致说来，事实想必是如此。”

姜士隐道：“能跟在我身后而不被我发觉之人，江湖中可说也少得很。”缓缓垂下头去，又自凝神沉思起来。

他越想越是焦躁不安，惶急之色，溢于言表。上官琦、杜天鹗生怕他又发起疯来，悄悄移动身形，选择了适当之位，以便保护唐璇。

只听唐璇又自一笑，道：“但老前辈却大可放心，令媛不但不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就在这三五日内必会有她的讯息。”

姜士隐精神一振，大声道：“阁下为何如此肯定？”

唐璇道：“令媛伤病之下，别人若要动手杀她，必定容易得很，但那人却宁愿冒了极大的危险，将她掳走，而不肯将她杀死，显然，那人必定另有图谋，想以令媛的性命来要挟前辈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接口又道：“那人既有要挟前辈之意，自然必定要将令媛的消息告诉前辈，才能达到要挟目的，是以在下才能如此肯定。”

姜士隐沉思半晌，长叹道：“阁下料事有如眼见，当真令人钦佩得很，但愿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突然听厅堂外响起嘹亮的呼声道：“帮主驾到。”

接着，穷家帮帮主欧阳统、武相关三胜、费公亮，以及少林铁木大师，鱼贯而入，人人面上俱是一副沉重忧郁之色。

唐璇立刻挺身而起，拱手说道：“各位辛苦！”

欧阳统微微点首，又与上官琦、杜天鹗揖手为礼，目光立刻转到姜士隐身上，抱拳道：“想不到‘南翁’姜大侠的宝驾竟会光临到此地，看来唐先生的面子当真不小。”

姜士隐呆呆地望着他，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，武相关三胜双眉一耸，怒喊道：“姜大侠！”

姜士隐如梦初醒般，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姜大侠的耳朵，可是有些毛病么？”

姜士隐听后茫然一怔，道：“老夫的听觉很好。”

唐璇怕两人冲突起来，急急接道：“姜大侠因爱女走失，大受刺激，关兄言词之间应多多忍让一二。”

关三胜和唐璇在穷家帮中，分任文丞、武相，身份地位皆相同，但关三胜因敬重唐璇的为人、才华，对他之言，一向尊重，当下拱手对姜士隐笑道：“姜大侠别来无恙。唐先生不但行算如神，而且才通星卜，他的六爻一向灵验，何不请他一卜令媛的生死？”

姜士隐虽觉他前言不对后语，但他一心一意惦着爱女，也无暇仔细去回味关三胜言中之意，当下连连点头道：“多承关兄指点，那就有劳唐兄为兄弟一卜休咎了。”

他为人冷僻孤傲，素来不拘俗礼，只管为爱女之事说话，连欧阳统及铁木大师等也不打招呼。好在是江湖之上出了名的冷怪之人，对他的孤傲、冷漠，欧阳统和铁木大师等也不放在心上。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星卜之术，虽非完全无据，但亦不可全信。姜大侠如若定要一试，请稍待片刻，在下自当应命。”

姜士隐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有劳先生。只要能寻得老夫之女，此番恩情，定当图报。”

唐璇道：“姜大侠言重，区区微劳，何足挂齿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

欧阳统接道：“帮主可曾见到滚龙王么？”

欧阳统摇摇头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滚龙王为人险恶狡诈，世间无人能出其右，但他的才华武功，却又不得不使人心生敬服。”

唐璇一挥摺扇，道：“帮主可看到了什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与铁木大师等追去之时，滚龙王早已离去，但他却在那地方预布下一座怪阵，遥遥望去那只不过是几堆山石，留函相激，要我和铁木大师入那石阵相晤。”

唐璇精神一振，双目射出奇光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帮主可曾依言入阵了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常听先生谈起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变化之妙，五行生克之理，可惜从未身历一试。看那几堆区区山石，不禁豪气顿生。哪知一人石阵，几令我等埋骨彼处……”

唐璇双肩耸动，连挥摺扇道：“那石阵之中，当真有无穷变化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等初入石阵，尚不觉有什么奇异之处，但深入不及一丈，幻觉立生，一缕缕淡岚烟气从那石堆之中袅袅升起，片刻烟雾大作，眼前景物顿失……”

唐璇接口说道：“八阵图乃武侯费尽心机研创的奇门绝技，早已失传，滚龙王如何能够得此隐秘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就是我心中忧苦不解之处了。”

唐璇忽然仰脸望天，长长吐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滚龙王当真能排成武侯遗下的八阵图，我唐某人决然不是他的敌手了。”

群豪一阵默然，垂首不言。

原来铁木大师、费公亮等自经那莽原一战之后，深深觉着江湖之上，有很多事，实非单凭武功可以解决，智谋策略有时更较武功重要，对唐璇他们已生出了极深敬佩之心。不但欧阳统对唐璇更见倚重，铁木大师亦觉着对付滚龙王这等强敌，已非少林寺之力所能抗拒。这段时日耳闻目睹，他已发觉了穷家帮中的人手实不少于少林寺僧侣，数百年来，江湖上一直传诵着少林派为武林一大主脉，不但武功博大精深，而且弟子众多，但见今日穷家帮的声势，似已凌驾于少林

之上。

可是滚龙王数十年心血，网罗于属下的高手，许是更在穷家帮中之上。他不但凭藉药物严令控制了高手的神志，而且不计品流、龙蛇兼收之下，单以武功而言，实力确在穷家帮之上。

这是千百年来武林从未有过的一次大变。铁木大师愈深入，愈觉着惊心动魄，恐惧不安。

穷家帮实力似已输了滚龙王一筹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又凭仗着唐璇一人。这位文雅体弱的书生，不但已成了穷家帮的中流砥柱，而且已成了整个武林中善、恶的主裁，他和滚龙王斗智成与败，已不止关系着穷家帮的存亡，整个武林同道的命运，正义与邪恶的消长，都决定在这位不解武事的书生身上。

铁木大师看法如此，费公亮也有着这等见解，欧阳统更是把穷家帮的命运付托于唐璇的身上。是以，当唐璇说出了英雄气短之言，群豪都有着茫然无措之感。

只见唐璇缓缓闭上双目，脸色忽青忽白；有时，泛上来一层淡淡红晕。

欧阳统目光凝注在唐璇的身上，充满着惜爱之情。他知道积劳伤身的唐璇，又在运用他过人智慧，思维着一件难题。他信任唐璇在极短的时间中，能找出这难题的答案，但却将使他虚弱的身体消耗了极多的精力。

只听唐璇长长吁一口气，接着是一阵轻轻的喘息，缓缓睁开了双目。

他双目闪动着智慧的光芒，清澈、明亮，和他那苍白的脸色，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先生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……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帮主关怀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诸位陷入那八阵图后，不知如何又走了出来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石堆中烟雾袅袅，隐遮去了所有的景物。初时我还未放在心上，疾发了一掌，击了出去。哪知一掌劈出之后，烟雾突

然转强，同时传来了滚龙王声音……”

唐璇忽然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他可是告诉你们陷入了武侯遗留下的八阵图中么？”

铁木大师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先生怎生知道？”

唐璇道：“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，他后面之言，该是说：此刻此情之下，如若想伤害你们几人之命，那该是一件极为容易之事。”

费公亮一跺脚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有如亲闻亲见，当真是叫人五体投地。”

唐璇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欧阳统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他可是劝帮主早日撤退，不要插手于这次武林是非之中；他的存心，只是为了对付江湖上九大门派，替那些无门无派的江湖豪侠出一口气；穷家帮和他滚龙王应该是携手合作，同为九大门派的排拒之人，纵然不能合作，也该保持个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猜测之言，一句不错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滚龙王说完之后，派人带你们出了阵图，而且出阵之后立时有一件更为惊心动魄的事物，吸引你们注意，使你们无暇回头去瞧那阵图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错，滚龙王说完之后，立时有两个手执鹅羽扇的青年少女走了过来。二女不停地挥动鹅羽扇，带我们出了石阵。”

唐璇道：“看到了什么惊心动魄的事物了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看到了那石阵紧依靠在一处浅山坡下，出阵之后，立时传过来一声惨叫，其余转角之处，竖起了五支木桩，每一支木桩上都吊着一人，最右一人，已为遥掷过来的一柄飞刀所伤。当时情景，实叫人无暇回顾石阵，立时赶将过去救人。哪知奔到木桩之下，突然由四面八方中射过一阵箭雨。原来滚龙王早已在四外埋下了强弩利箭，他大概自知这些弩箭无法伤得我们，不足一盏热茶工夫，弩箭自停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木桩之上，吊的什么人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都是咱们帮中弟子。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活着的四人，可曾救回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都伤在弩箭之下了。”

唐璇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人的用心当真是够险恶了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唐某人有如他眼中的钉，背上之锥，一日不拔，他就一日难得安心。但他为了算计我唐某人，伤了咱们帮中四个弟子，倒使我不安得很。”

欧阳统愕然问道：“唐先生言中之意……”

唐璇接口说道：“滚龙王想诱我去查看那八阵图是否真的是诸葛武侯遗留的阵法，他好在四周埋伏高手……”

欧阳统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先生说的不错。传言武侯八阵图中，变化无穷，飞砂走石，但滚龙王布下的八阵图，却只有缕缕山岚淡烟，除了隐遮去眼前景物之外，并没任何奇怪之处。”

唐璇凝目寻思了片刻，突然泛现出一脸坚决之色，道：“咱们将计就计，和他们硬拚一阵也好……”他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趁我精力尚能支撑，和他们决战一场。”

欧阳统心头一凛，急急说道：“先生的身体要紧。滚龙王一代枭雄之才，何况他羽毛已丰，决非短日内可以消灭去他的实力。先生切不可斤斤较一时的得失，使心神疲劳过度。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苍白的脸上闪掠一丝欢愉之色，说道：“多谢帮主的关顾……”语声忽然一顿，黯然接道：“如不在半月之内大挫一下滚龙王的锐气，属下，属下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语。

欧阳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先生体力不支，咱们不妨先撤回君山总寨，待先生体力恢复之时，咱们再和滚龙王一决雌雄。”

唐璇摇头说道：“我退敌进，授人以可乘之机。十里莽原一把火，烧得滚龙王仍存余悸，他不敢轻敌躁进，无非是对我们穷家帮有了畏惧之心……”他缓缓把目光四顾一眼，接道：“属下已决心借机和他再拚一场。如若皇天助我，这一战能大挫滚龙王的精锐气势，赐我以百日疗息之暇……”似是自觉语泄玄机，赶忙搬转话题，转望着南翁姜士隐道：“姜大侠要唐某卖弄小技，一试六壬神卜……”

姜士隐急急接道：“如能寻得小女……先生之情，老夫当刻骨铭心，永矢不忘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只怕玄虚之说，难以作准，有负雅望。”

姜士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先生的才识，老夫已五体投地，不用谦辞了。”

唐璇探手从怀中取出一具小巧的龟壳，六枚金钱，推开案上酒杯碗筷，道：“诸位见笑了。”把金钱放入龟壳之中，摇了一阵，撒在案上。

铁木大师、费公亮，都已对这位文弱书生生出了敬仰之心，知他胸藏奇能，看他摇卦，无不屏息观看。

只见唐璇手中龟壳一放，六枚金钱齐齐滚落在桌面之上。

群豪齐齐地伸首望去，但却瞧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姜士隐却把两道目光，凝注在唐璇的身上，脸上泛现出无比的紧张。

但见唐璇凝神望着那摇出的金钱，沉默不语。

隐室中鸦雀无声，所有的目光都逐渐地投注到唐璇的脸上。

时光在严肃中过去，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。

唐璇仍然望着摇出的金钱出神，默然不语。

姜士隐忍了又忍，仍是忍不住心中的纳闷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唐先生，卦象如何？小女是否还活在世上？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就卦象上来看令媛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。

姜士隐心头大急，伸手一把抓住唐璇，急道：“小女可是死了么？”

他急怒之间，出手奇重，唐璇文弱之躯，哪里能够受得住，登时疼得脸色惨变，但当着群豪之面，又不好叫出声来，暗中咬牙，强忍痛苦。

欧阳统一急眉头，道：“姜大侠，唐先生不会武功，如何能受得住你这一抓？什么话，先请松手再说。”

姜士隐经此一喝，神志忽清，赶忙松开了右手，说道：“先生请恕

在下情急失常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姜大侠爱女心切，如何能怪？”

姜士隐黯然说道：“小女可是遇上什么凶险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姜大侠请恕在下直言，卦象中充满着凶险，但生机隐隐突起于凶象之中。这卦象，实在下生平未曾卜过，一时间难由卦象中论断凶吉，故而沉吟不言。”

姜士隐忽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小女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唐璇低声说道：“妙在这四面凶险一线生机。在下凭这卦象，令媛还活在世上，只不过她身经连番凶险……”

姜士隐唏嘘出声，道：“先生不用相慰老夫了……”

唐璇突然一手击在案上，道：“姜大侠只管放心，令媛不但活在世上，而且有惊无险。我唐璇可以性命作保，若令媛不在世上，唯我唐某人是问就是。”

姜士隐两目中寒光一闪，道：“先生，生死大事，岂是随便开得玩笑的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姜大侠只管放心，我唐某人素来不说戏言。”

姜士隐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此言当真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在下怎敢戏弄姜大侠！”

姜士隐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如若小女不在人世，唐先生届时可别怪老夫出手无情了。”

欧阳统知他说得出，就做得得到，当下接口说道：“星卜之术，岂能用来打赌？”

姜士隐忽然转过头去，目注欧阳统道：“帮主可是为唐先生担忧么？”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姜大侠言重了。兄弟之意并非袒护唐先生，只是觉着星卜之术，原是玄虚之理，用来相赌，那就不适宜了。”

姜士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属唐璇之命是命，难道小女的命就不是命了么？”

他怒目横眉，满脸煞气，言词之间，一派强词夺理。

欧阳统担心万一唐璇输去，以姜士隐的性格，势必要追究不可，诚心要阻止两人打赌之事，当下说道：“姜大侠既知唐璇是穷家帮主之人，打赌之事，也该先和在下商量一下才对。”

姜士隐先是一怔，继而怒声喝道：“小女如若还在人世，那也罢了；如若不在人世，我非得找唐璇算帐不可。”大步直向外面冲去。

欧阳统横里闪开一步，说道：“姜大侠如若这等说，届时请先找我欧阳统也是一样。”

姜士隐冷冷喝道：“加一人为小女抵命，岂嫌多了？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武相关三胜和费公亮，都被姜士隐傲不讲理之言激起怒火，一个个怒目相视，跃跃一动。

欧阳统望着姜士隐的背影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人当真是冷得很。”

唐璇突然疾行两步，道：“姜大侠止步。”

欧阳统右手一伸，欲待阻止，但却突然又缩了回去。

姜士隐停下脚步，回头又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唐璇笑道：“令媛不在人世，姜大侠要取在下之命，一雪唐璇相欺之恨……”

姜士隐道：“不错。”

唐璇道：“如若令媛还活在我世之上呢？”

姜士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当亲携小女恭候唐先生的吩咐，只要是先生之命，要在下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好吧！就这一言为定。十日之内我唐某人当打探令媛的消息。”

姜士隐呆了一呆，又缓步走了回来。

欧阳统心中大为焦急，暗暗忖道：“我一直为你拦阻麻烦，你却自己又惹火上身。”当下正容说道：“姜大侠的武功何等高强，他就无能找寻出爱女的下落，先生这般大包大揽……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帮主放心，属下自有寻找姑娘的良策。”

姜士隐脸色冷峻，冷冷地望了唐璇一眼，道：“老夫愿等十日。”

唐璇道：“十日内我唐某定当探出令媛的下落，老前辈尽管放心。”

欧阳统心中虽然怀疑，但他素知唐璇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不作无信之诺，看他说得斩钉截铁，似是早已胸有成竹，只好不再言语。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唐某人生平之中，从未说过一句无法实现之言，老前辈尽管放心。由今日算起，十日内定探出令媛的下落。老前辈在此地等候十日也好，或是十日内限满再来也好，悉听尊便。”

姜士隐怀疑地说道：“老夫在此地等候十日便了。十日限满，你如找不到老夫小女……”

唐璇道：“届时如若找不到令媛下落，唐璇当以死相谢。”

姜士隐道：“老夫生平不说戏言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当今江湖之上，有几人敢和你姜大侠开这等玩笑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回首对门口处一位灰衣人道：“替姜大侠收拾一间幽静的卧室。”

灰衣人应了一声，抱拳对姜士隐道：“姜大侠请。”冷傲的姜士隐似是已失去了主裁自己之能，缓缓站起来，随着那灰衣人身后行去。

欧阳统目注姜士隐背影消失不见，叹息一声，对唐璇说道：“先生一身系穷家帮的安危，责任是何等重大！这等弁髦生死，未免太过冒失了。何况姜士隐乃武林道中出了名的难惹人物，万一先生不能在十日限期内找出姜姑娘的下落，如何是好？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姜士隐的武功如何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在咱们帮中的聋、哑二老之下。”

唐璇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此等人才，如若被滚龙王收罗旗下，咱们穷家帮中岂不又是多了一个强敌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如若他为咱们收用，对滚龙王言，又多一个和他颉颃的高手。”

费公亮道：“此人冷傲之名，天下无人不知，只怕他野性难驯。”

唐璇道：“如若我在十日限期内找到他女儿呢？”

费公亮道：“此事只怕不易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碰碰运气吧！他正陷在失女痛苦之中，心智大受影响，如若任他飘然而去，势非被滚龙王收罗到旗下不可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话虽说得不错，但你以生命作注，和他相赌，那就有些划不来了。唉！先生的生死，不但关系着我们穷家帮的前途，就今日形势而论，天下武林同道的劫运，正邪之间的消长，都系于先生的身上了。”

唐璇忽然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帮主相救之恩，知遇之情，唐璇虽万死不足以报，敢不殚精竭智为帮主效命！姜士隐如被滚龙王收罗旗下，后果实在是可怕得很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先生的用意虽佳，但未免太过冒险了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属下从师学艺时，曾学一种先天易数，乃星卜之学中最为奇奥的一种。自学得此技之后，始终未曾用过，为寻那姜士隐的爱女，属下当一试其技。”

铁木大师微微一愕，道：“难道世间当真有用星卜之术，推算过去未来之事？”

唐璇笑道：“星卜一门，包罗甚广。在下虽得恩师相授，但因才智所限，未能尽得奇奥，只不过一知半解，略通皮毛。就我所知而论，不论如何奇奥的星卜神数，也无法算得出来具体事实，但约略的方位，却能凭神数推算出来。”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先生既如此说，想必早已胸有成竹。但望先生马到成功，我当为先生贺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多谢帮主的关照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诸位力搏强敌，想来必甚困倦，请早些歇息一下吧！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先生运筹帷幄，劳心更胜劳力，还请多多保重身体。”

唐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有劳大师下顾了。”纵步向外行去。

铁木大师望着唐璇微驼的背影逐渐消失不见，不禁长长叹一口气，转脸对欧阳统说道：“唐先生的身体，实应该好好地保养一下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唉！他事必亲决，工必亲查，终日里绞脑劳心，身体日渐瘦弱。我也曾再三相劝于他少管一些事务，但他为人谨慎，才智绝伦，帮中头目，不论大事小事，只要遇上难决之题，都喜向他求教。”

费公亮道：“此人绝代才华，举世哪里去求？帮主既能用才，尚望能够惜才才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劝他不下数十百次，要他多多珍惜身体，但他不肯听从，也是没法之事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帮主请恕老衲心直口快。唐先生恐早已积劳成疾，如不早日设法，挽他沉痾，只怕，只怕……”只觉下面之言难以出口，“只怕”了半晌，仍然是“只怕”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欧阳统道：“在下亦是为他的身体担忧。”

费公亮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不解之事，请教帮主。”

七一 鞠躬尽瘁

欧阳统道：“尽管请说。”

费公亮道：“唐先生一代绝才，胸罗万有，想来学武亦非难事，帮主为什么不传他一些打坐运息之术，也好强身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他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他胸中所知武功之博，决不在你我之下……”

费公亮奇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千真万确，一点不错。我曾亲口和他讨论过武功之事。”

费公亮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他既然自知武功，不知何以不肯习练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唉！我每次劝他稍习武事，以作强身之需，他总是笑而不答，支吾以对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眼下情景，已非是赶习武事可以补救，帮主还得早些注意一下他的身体。”

几人为了唐璇身体之事，研讨了良久，才离室而去，各返居住的茅屋之中休息。

欧阳统心中惦记唐璇的身体，缓步向唐璇宿住之处行去。

两个灰衣人，早已在门前恭候，一见欧阳统走来，立时迎了上去，施礼参见。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休息了么？”

两个灰衣人齐应道：“先生正在等候帮主的大驾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暗道：“我不过临时绕来此地探望他一下，他竟然知我要来。”心中在想，人却举步而入。

只见室中烛火熊熊，唐璇伏案睡去。

欧阳统不忍惊扰于他，静静地站在一侧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唐璇缓缓睁开双目，回顾了欧阳统一眼，道：“帮主来了多时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刚到不久。”

唐璇道：“请恕我有失远迎之罪。”

欧阳统接过一把凳子，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唉！先生见外了。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属下有几件重要之事，早想和帮主谈谈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只管提出，我自当全力以赴。”

唐璇道：“这是我自身几件私事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？先生又萌动了退隐之志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此时何时，属下怎能再动退隐之心？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除了此事之外，我无不遵从先生之意。”

唐璇缓缓放下手中的摺扇，长长吐一口气，这一口气似是吐出了他的精神，那苍白脸色更显得苍白了，神情间泛现出无比的困倦。

这一刹那间，欧阳统忽然觉着潇洒的唐璇苍老了甚多。

唐璇那清亮的声音，也似是变得苍老沙哑了，说道：“帮主，可觉着属下有些不同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为穷家帮中事耗尽心力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我正为此事日夜难安。”

唐璇淡然一笑道：“我生具早夭之相，寿数已尽……”他仰脸徐徐吐出心中积郁，接道：“看样子，已难再支撑过半年时光了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先生医理精博，才参造化，想来定然知续命的药物。我当倾全帮之力，为先生寻求那续命灵药。”

唐璇低沉地笑道：“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。属下寿数已尽，哪里还有可资续命之药？帮主不用费心了。”